

●《拾憶遊》。體育館與身體之間是什麼有趣關係？

●《拾憶遊》從對體育館的想像發想。

# 《拾憶遊》 會呼吸的體育館

提起體育館你會想起什麼？體育課上的哨聲？充滿速度的競技？擦不乾的頭髮？還是青春鼓譟的荷爾蒙？

即將於新視野藝術節中上演的《拾憶遊》(moving a memory)，是香港舞蹈家盤彥榮與挪威藝術家史構堡 (Jon R. Skulberg) 關於體育館記憶的分享與想像。在這個香港與北歐聯合製作的作品中，他們一反常規，將詩意與輕靈注入這個充滿教化意涵的空間，將身體解放，引領觀眾開始一場寧靜內省的旅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攝影：Louise Herrche Serup，由新視野藝術節提供

萬分沒想到，作品的緣分竟然是從「煙」開始！

盤彥榮回憶和Jon的相遇，是在2017年舞蹈年獎的演出之後，「我特別害羞，有觀眾來和我說話，我常不知道怎麼回應。當時對着Jon，也是一直只會說謝謝謝謝。」後來二人又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碰面，盤彥榮笑說也許是到了外國，真正「out of the (Hong Kong) box」，整個人變得活潑起來，便開始與Jon分享各自在藝術上感興趣的創作理念。一直想把煙霧放在作品中的盤彥榮知道Jon有類似的實踐，便主動提議大家一起來合作。

在北歐版的《拾憶遊》中，煙霧是很重要的元素，迷濛的質感為作品的主題「回憶」營造出獨特的氛圍。「回憶，最初我想到的是佛家說的『起念』。當我們觀察到一些東西，想法會生出來。這個『出來』是有一個曲線的，念起，念落。『moving a memory』對我來說，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有一個起伏的曲線。在北歐版本中，我們有煙，煙在空氣中起伏後漸漸消散，如同腦中思緒的聚散被可視化了。而舞蹈的動作也是起伏交替。」對盤彥榮來說，《拾憶遊》也許就如同映照腦中思緒的鏡子，收集凝聚了對體育館這一特定空間的回憶、思緒與能量。

有趣的是，作品在北歐首演後來到香港，變為在舞蹈室中演出，正選擇了鏡子這道具來取代煙霧。「當來到香港的舞蹈室時，我們發現鏡子的角度非常美，在空間中打造出延綿不絕的鏡

像。」盤彥榮感嘆，這豈不就是回憶中跑馬燈似的循環 (looping) 意象？而對Jon來說，鏡子複製出清晰的形象，記憶則是時而清楚時而模糊，這二者間的微妙割裂帶來碰撞的空間，而舞者與這些鏡像會產生怎樣的互動則令人更加好奇。

## 挑戰體育館的邊界

《拾憶遊》的創作來自與體育館相關的經驗與回憶。「我想發展作品成為關於教育場所的三部曲，一個關於體育館，一個關於游泳池，一個則關於課室。」Jon說。具體的想法則產生於他參加音域藝術家及靜觀音樂師葉破的音域沐浴 (Sound Bath) 體驗時。當時Jon躺在地板上，聽着引人靜觀的聲音，突發奇想：「這些聲音如果放進體育館會非常棒，這聲音景觀與我們慣常在體育館聽到的可是相去甚遠。」後來來到香港認識了盤彥榮，作品的雛形逐漸產生，最後亦真的請來葉破參與作品，打造出不一樣的體育館感覺。

對於盤彥榮來說，體育館的記憶更加個人。「上中學時，每天早上要在(體育館)禮堂聽校長訓話。那個地方鋪着木地板，這個成為我的回憶。然後就是味道，木頭的味道。後來在APA學跳舞，地板也是木地板，那個味道對我來說很熟悉。」對他來說，舞蹈讓他又愛又恨，因為訓練有規範、講對錯，有着束縛的邊界，這與學校中恪守嚴規的回憶逐漸重合在一起。

Jon說，在北歐，體育館標誌着健美

的體態以至公共衛生的完善；盤彥榮說，體育館讓他想起的，是「去學校，學一些東西，對和錯。」來到《拾憶遊》，他們想要拾起來的是什麼？創作過程中二人曾到Jon的家鄉，在他小學的體育館中尋找靈感。香港與北歐，悲喜不一的情感回憶在那邊乾燥的空氣與珍貴的日照中互相融匯。不一樣的體育館記憶，卻呈現出相似的身影——這是一個強勢的、規範的、權威的空間。與其說在《拾憶遊》中二人嘗試重現記憶的味道，不如說他們嘗試在回憶中去挑戰和打破體育館的邊界，賦予它詩化的語言，甚至是夢幻俏皮的色彩。

## 世界愈快，藝術可以愈慢

《拾憶遊》早前已在哥本哈根與丹麥上演，看過的人可能會驚訝於作品的簡潔、寧靜，以及，慢——這不是關於競技與訓練的體育館，這是會呼吸的體育館。

盤彥榮說，有感於香港人時常壓力爆發，他時常思索在當下要做什麼樣的藝術？「能冥想，能寧靜，當你來到劇場的時候，能傾聽自己的呼吸，得到一點喘息。」這一次，他邀請觀眾脫掉鞋子，放鬆地坐在地上，與舞者一起內觀自己的身體。Jon則坦言，現實社會運轉得愈來愈快，可貴的是，藝術可以慢一點再慢一點。他提到Robert Irwin的著作《Seeing is Forget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所帶來的啟

發，「我希望作品能做到這個，你看着，沉浸其中，逐漸忘記了看的是什麼。」

如何達至簡約的風格，將觀眾引領入內觀的世界？盤彥榮從編舞入手。他時刻在意舞者身體的狀態，希望他們回到自身，一層層、愈發深入地覺察自己的狀態，「聽身體的聲音」。這個過程有着微妙的能量流動，外化成為了作品中的緩慢動作與簡約風格。他笑說時常要求舞者在空間中移動時，將自己看作水晶，有着豐富的動態和敏銳的感觀，卻又保持着澄澈的透明感。「所有的記憶、能量，似乎都能穿過他們的身體。同時，舞者和物件，舞者和舞者之間的關係如同織成網，承載着整個空間中的能量流動。」

「如果一件事情可以慢，為什麼要做得快？」Jon笑着評價，在他看來，這種慢節奏同樣是一種語言，一種建構的方式。盤彥榮則認為，這次的創作讓他們將女性特質的柔韌、流動與詩意加入傳統「雄性」質感的體育館中，兩相配合，如同陰陽相合成為一個整體。而場中的觀眾，可以感受到兩方面質感的交融。

「這不是一個知性的作品，而是一個感性的作品。不是一個你需要去明白的作品，而應去體驗。」Jon如此說。



●《十三聲》在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攝影：劉振祥 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 雲門《十三聲》舞動池上

簡訊 早前，台灣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順利舉行。今年藝術節由雲門舞集演出舞作《十三聲》，加上新生代歌手9m88感性嗓音，第一天的演出雖一度下雨，舞者換上抓力度高的溯溪鞋接着演出，氣氛依舊熱烈。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登場，由於仍維持梅花座，超過千餘觀眾與雲門舞者一起沉浸在《十三聲》的鄉野奇譚，感受肢體、視覺與聲音的撼動；歌手9m88則在開場演唱後，與雲門舞者合跳《觀世界》與《滿州小調》。演出中間一度下雨，雲門舞者與觀眾都像是已經操兵多時般，台上舞者穿鞋，台下觀眾穿上雨衣，不到5分鐘隨即繼續開演，表現成熟與專業。最後則是大合唱張惠妹的《一想到你呀》作為結束，雲門舞者換上便服表演跟随着台下一起跟觀眾帶動唱，為池上秋收的豐收舞下完美的句點。

這是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舉辦13年以來，舞蹈與流行跨界交融得如此自然又徹底的演出，由藝術總監鄭宗龍率領的雲門舞集輕易而優雅地與流行做了「一加一大於二」的跨界嘗試，保留藝術性又不失輕鬆，藝術與流行的界線在新世代已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創意與生命力，也鼓舞了池上13年的藝術節持續朝理想前進。

鄭宗龍表示，《十三聲》特別適合來池上演出，「一樣是講生命的故事，從台灣人身體形象、路邊攤、菜市場到各種傳統聲音，都是來自土地的訊息。」在《十三聲》中，神性、靈魂與人類相遇，互相對抗也互相交融，雲門舞者身體線條流暢，姿勢靈活，無論是如鳥身般的動作或是向上天祈求的狂喊，都充滿台灣在地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歌手林強做的聲音與音樂充滿畫面與想像力，在池上田間播放，宛如與土地融合一起，放大了舞作能量。鄭宗龍則直言，雖然《十三聲》劇場的投影很美，但「再怎樣努力，也拚不過這片大自然與山。」由於現場風大，舞者在這片舞台上演出面臨嚴苛的考驗，「池上的風每天都不一樣，風就像用撞的般衝撞舞者，人顯得特別渺小，但透過很多次排練，中央山脈的風已可讓舞者盡情表現。」鄭宗龍說。

舞者黃柏凱則表示，剛開始下雨時演出仍在進行，「我們持續光腳跳舞的當下，就是考驗彼此默契，在地板逐漸變濕滑的情況下，必須更信任夥伴。」他並說經歷這次經驗，感覺自己在技巧或心態都成熟不少。

除了在池上的稻田中演出，這次演出還將推出線上版，於11月27日及28日在KKTIX平台線上播出，不採直播形式，而將以精細拍攝加上後製帶給觀眾另一種舞蹈欣賞的可能性，也將穿插幕後花絮以及限時回放等額外內容。

文：中央社



●《拾憶遊》中的體育館，也是充滿詩意的場所。

《拾憶遊》

日期：11月18日至19日 晚上8時  
11月20日至21日 下午3時，晚上8時  
地點：葵青劇院排演室 節目包括現場演出及展覽



## 「恭喜發財！」 舞者二高 分享流動與鄉愁

身體無法出遊，思緒卻可盡情放飛。「城市當代舞蹈節2021」以「舞渡假期」(Danzcation) 為主題，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舉辦一連串的演出、展覽、對談會及親子工作坊，以舞度假之餘，也講述家鄉與異鄉、離別與歸來。出生於廣東陽江，曾於香港演藝學院求學，現為獨立舞蹈家的二高即將帶來《恭喜發財》。二高常被稱為「怪雞舞者」，這次也將用他獨有的幽默語氣與觀眾分享他關於家與鄉愁的私密情感。

《恭喜發財》首演於2019年，當時二高正在蘇黎世做駐地創作。他回憶當時大雪紛飛，待在家裏出不門，心情如同「進了很安靜的寺廟」。他開始翻看自己的電腦和硬盤，找到許多老照片和日常生活的檔案。「從頭翻閱這些塵封的記憶，發現很多人很多事我都忘了，原本很親密的人和場景我都不記得。」他看到潛藏其中的時間性，牽扯着自己，也折射着社會的發展。加上春節時和父親視訊通話，對方的一句「恭

喜發財」觸動了他，於是有了後來於瑞士首演的舞作《恭喜發財》。二高將家中四人的關係展現在台上，梳理自己與家人間的點滴，也回憶伴隨自己成長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到了今年，疫情讓演出不斷停頓，也讓人與人互相隔絕，二高思考有什麼作品可以像問候又像老朋友，重新建立與觀眾間的溫暖聯繫。「《恭喜發財》也許是合適的，但是要輕減，一個人拎着一個包就可以搞定。」這才有了新版的《恭喜發財》。在原版中，二高邀請觀眾一起走進他的家中，問話家常甚至一起吃飯，疫情之下無法如此親密，便另想它法。他形容現在的演出更像一個Lecture Performance，他時而講話，時而跳舞，時而給觀眾展示舊照片，時而一起對日常生活中的點滴提問。對他來說，《恭喜發財》是他的鄉愁，也是一場和解之旅。「排練時有時要講私密的東西，其實蠻尷尬的，但是通過排練，自己反而抽離出來，可以看得更清。在內地，我們時常不大想承認自己的家庭

是低下層的家庭。現在演出已經巡演了8個城市了，發現我的這種家庭、社會階層也可以對應周邊的觀眾，讓他們看完後有傳感。我們對面上的東西，我自己是放下來了，和自己和解了，才能把真摯的情感傳達。演出後有一個彩蛋，是我媽媽來香港後在麥當勞工作，我就記錄下來，放給大家看。」

在這次演出中，他還埋了一條線，關於流動——流動的家，流放的身體。「我們在這個時代，大家都有這種感受，身體無處安放，但是又四海為家。」他說，「我很願意自己的身體經歷不同地方，感受不同文化，那有一種美好，但又有一種孤單。」

對於二高來說，時代需要大家串聯起來。疫情之下，他不停反問自己，「舞者有什麼用？」這幾年他帶著舞團嘗試了許多社區藝術項目，越來越感受到，參與就是藝術，舞蹈需要更加落地。「專業舞者不要在乎自己舞跳得好不好，而是要怎麼和社會產生聯結。」

●《恭喜發財》攝影：光



他坦言自己也曾嚮往及追求精英化的藝術創作，也許有着精緻的燈光、舞美，也許有着看起來很酷的設定和想法。「那時創作是很容易的，一有idea就去做了，不想那麼多。現在才知道創作是這麼漫長的，因為總問為什麼。」現在看到主流的精緻化的藝術，他會反問自己：我也要這樣嗎？他反而希望作品比較低科技，不再精英化，而是聚焦原創性和跨學科，將創作與社會學相聯結。「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希望有足夠的時間把檔案整理出來，以後可以和其他年輕人分享。」

文：尉瑋 圖：CCDC提供

《恭喜發財》  
日期：11月16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西九文化區 自由空間大盒

## 週末好去處

### 城市當代舞蹈節2021

#### 「我，人一個」裝置錄像展

你每日上班上學，就如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卡繆筆下的西西弗斯，每日不斷重複推石頭上山，你又有曾思考過當中的意義？本地舞蹈藝術家許嘉俊同樣努力在創作中尋找意義。他的展覽「我，人一個」創作計劃，靈感來自《西西弗斯的神話》。這場找尋生命意義的旅程，記錄了許嘉俊的想法、情緒、對自身和社會的思考。來到自由空間大盒，你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闖入許嘉俊的內心世界，360度零死角式體驗此跨媒體自我描繪。

日期：11月13日  
下午5時30分至晚上9時30分  
11月14至20日  
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及  
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  
11月21日 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大盒

